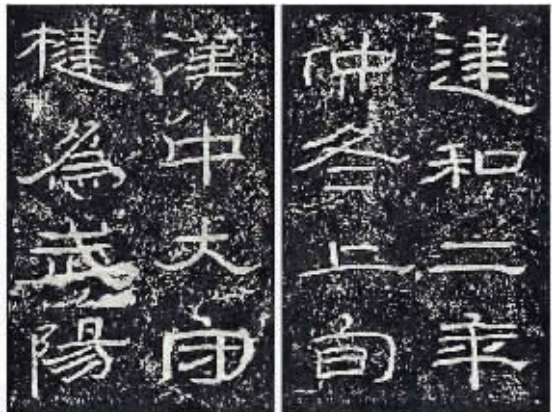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摩崖石刻佳构“东汉三颂”



《石门颂》旧拓本(局部)

■上海 周惠斌

“东汉三颂”是指陕西汉中的石门颂、甘肃成县的西狭颂、陕西略阳的郿阁颂这三大摩崖石刻，它们在我国金石学、书法史上备受瞩目，被誉为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的奇构佳篇。

石门颂全称《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》，又名《杨孟文颂》，原位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南端古石门隧道的西崖壁上。褒斜谷地处横穿秦岭、连接八百里秦川和汉中盆地的交通要道，全长约235公里，崎岖险峻，时断时通。石门颂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(148)，通高261、宽205厘米，22行，行30至31字不等，计655字，由汉中太守王升撰文，记述杨孟文上疏奏请重开石门通道和修通

褒斜栈道的经过。石门颂列“石门十三品”之第五品，1961年被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1967年因修建大型水库自崖壁上凿出，1971年收藏于汉中市博物馆。

石门颂上承篆隶，下启行草，素有“隶中草书”和“草隶鼻祖”之称。刻石字随石势，纵有行，横错落，参差有致；结体宽宏横逸，字形扁方，笔画舒展，多用圆笔，少有雁尾，波磔明显，凸显出由篆而隶的嬗变过程。其起笔毫端逆锋，运笔遒劲沉着，收笔圆劲回锋。书风雄健大气，不拘绳墨，不作雕琢，殊无矜持。清代张祖翼因此评价道：“三百年来，习汉碑者不知凡几，竟无人学石门颂者，盖其雄厚奔放之气，胆怯者不敢学，力弱者不能学也。”民国年间，商务

印书馆出版的综合性辞典《辞海》，封面“辞海”二字，即取自于石门颂。

西狭颂全称《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翁西狭颂》，亦称《李翁颂》《黄龙碑》，位于甘肃省成县天井山鱼窍峡中，因高处半崖，深凹崖壁，不被日晒，又避雨淋，且为藤萝遮蔽，常人难以接近，故保存完好，迄今未损一字。西狭颂镌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(171)，通高220、宽340厘米，由额、图、颂、题名四部分组成。上为篆额“惠安西表”；额右下方为“邑池五瑞图”，分别刻有黄龙、白鹿、木连理、嘉禾、甘露降及承露人图像6幅、题榜15字，图文相映，虚实相间；额左下方为“颂”，外呈正方形，纵横皆145厘米，阴刻，20行，凡385字，记述武都太守李翁的家世、生平和率众修治西狭阁道，以及历任地方行政长官治政有方、民乐其居的政绩。文末有撰刻并书丹者“仇靖”两字，开创中国历代书家落款先例。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西狭颂刀法遒劲，刻字清晰，书法篆意楷形，刚健整饬，方劲灵动；结体宽博疏朗，气势开张；用笔方圆兼备，提按分明，顿挫有致，多方笔起收，取中锋行笔，兼参侧锋作波磔；笔画转折处外

方内圆，方处棱角分明，圆处刚劲稳健。丁文隽《书法精论》称其：“结构严整，气象嵯峨，此汉碑中之高浑者也；结构曼妙，笔有余妍，此汉碑中之秀丽者也；风回浪卷，英威别具，此汉碑中之雄强者也。”日本著名书法家牛丸好一誉之为“汉代摩崖的最高杰作”。

郿阁颂全称《汉武都太守李翁析里桥郿阁颂》，原位于陕西省略阳县析里，距嘉陵江西岸江面高约8米的山崖间。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五年(172)，通高170、宽125厘米，19行，行11至27字不等，凡472字，由颂文、颂词、颂诗三部分组成，仇靖撰文，仇绋书丹，记述汉武都太守李翁

凿石架木、建阁济行、便利商旅、造福于民的功绩。郿阁颂原刻凌空绝壁，下临深渊，裸露于突兀岸崖的拐角，问世以来，饱受日晒雨淋之害，更为逆水行舟纤索羁绊磨损，自汉迄宋约800年间，风雨侵蚀，泐损严重，南宋理宗绍定三年(1230)，略阳太守田克仁担虑摩崖剥蚀、年久绝迹，以原刻旧拓本为据，勤以欧阳修《集古录》、洪适《隶释》等著录和郡志所载，按原有形制仿刻，勒石于城南名胜灵崖寺壁间。明万历时，仿刻亦遭剥落，时任知县申如坝补刻90字。1979年底，当地修筑公路，原刻碎裂百余块，散落江中，经打捞粘接、

补合复原后，嵌于灵崖寺前洞右侧西崖下，现存220余字。

郿阁颂结构严整，布局绵密，自成一家，独具丰标。书法方整挺健，俊逸古朴；单字结体内敛，四角方格撑满；用笔厚重沉稳，波挑短粗不扬；笔与笔、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，空间紧缩，章法粗厚凝重。清代万经《分隶偶存》赞之：“相其下笔粗钝，酷似村学堂五六岁小儿描朱所作，而仔细把玩，古朴、不求讨好之致，自在行间。”

“东汉三颂”历来为书家所珍爱、推崇，迭见文人墨客题咏和金石学家著录，在海外亦颇有盛誉，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

西狭颂



郿阁颂

## 柯罗笔下的女人和风景



《蒙特枫丹的回忆》(代表作)

■安徽池州 包光潜

在我的眼里，柯罗是一个以画画为使命的画家，他用自然的色彩留住了生命的年轮。在《芒特的嫩叶》上，我看到了盎然的春天的美丽。即便春天即将离去，万物仍然在阳光和雨露中蓬勃生长。没有忧伤，没有彷徨。那些弯曲的树枝多么富有美的质感。这些在柯罗风景画里随处可见的“弯曲”，既是生命的一种表象，更是生命的一种追求。灰暗的色调布满整个视野，只有明丽的新枝与嫩芽，在灰暗的背景里熠熠

闪耀，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希望。这也许是我读画时的一种感想，而画家却是在真实地展示春天的美好。

在《蒙特枫丹的回忆》里，我读懂了画家内心的忧伤和淡淡的哀愁。两棵树，只有两棵。一棵巨大，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，在它浓郁而蓬勃的绿影里，我看到了深邃的意境。另一棵则与之遥相呼应，形成相反的对立——在大树面前，它是那么渺小而无助，树枝已然枯萎，只留下孱弱的枝条，而旁边已经生出许多蘑菇。农妇和她的孩子们，没有意识到枯



《芒特的嫩叶》

树的悲剧，却闻到了蘑菇的香气。这就是生活，虽然贫苦，却执著地挚爱。最令人感动的是那波光云影尽收其中的湖面，它静静地接纳自然界中的一切，自己也成为自然的组成部分。这幅情景交融的画作，其实是画家内心世界的一次无比震撼的抒情。它之所以成为柯罗的代表作，是因为它几乎囊括了画家所有风景画的艺术追求。

柯罗对自然的感受力，似乎远远地超出一般人的想象。他热爱自然，在自然中打滚，洞察细微；他热衷旅游，足迹遍及

整个法国，还有荷兰、英国、瑞士、意大利。对于自然，他可谓见识丰富，理解透彻。甚至可以说，柯罗一生很少临摹名家名作，在他的心目中，美丽的自然才是他最好的老师。没有自然，就没有绘画。画中的光色，来自自然；画中的形体，来自自然；画中的意义，来自自然。为了自然，他可以终身不娶——“我一生钟爱大自然永不离心”，他说。

柯罗终身未娶，并不表明他不热爱女人。女人和大自然都是他的至爱。在女人的身上，他看到了美的本质，没有造作，只有简洁无赘的生活姿态和美丽属性。60岁之后，柯罗的画中更多地出现了女人。她们端庄无邪、朴素无华，内心深处却无比高贵。我们看到了误将影子当作珍珠的《戴珍珠头饰的女郎》，她既光彩照人，又不乏古典的美丽；我们看到了寄托着画家晚年心灵追求的《蓝衣夫人》，优美的蓝色调，映衬了夫人高贵的气质和婀娜的姿态，整个画面洋溢着人性美的光芒；我们看到了《躺在乡间的仙女》，她与美丽的乡间风景融为一体，仙女优美的体态，呈现的曲线的变化，与乡间的自然风景，如丘陵中的丛林、丛林

中盛开的花朵等，相映成趣，浑然天成。

除了女人的肖像外，还有众多的风景画中的女人。有独倚树干的遐思者，有牵着幼女在河畔徜徉者，有与同伴坐在池塘旁喁喁私语者；有簇拥在树垛上抢读情书者；有独自走在幽静中的背影；有戴着墨镜手执鞭子的牧羊女……

面对柯罗唯美的风景画和优美的女人，我想说，大自然恩赐了我们所需的物质，而女人却给了我们思想与想象。



《蓝衣夫人》